

新人文对话录丛书

苏童

王宏图

对话录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SUZHOU UNIVERSITY PRESS

新人文对话录丛书

王尧 林建法 主编

苏
童

王宏图

对话录



B1280924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童王宏图对话录/苏童,王宏图著.-苏州:苏州大学出版社,2003.7
(新人文对话录丛书/王尧,林建法主编)
ISBN 7-81090-110-9

I. 苏… II. ①苏…②王… III. 苏童-小说-文学研究 IV. I207.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4705 号

√ 苏童王宏图对话录

著者/苏童 王宏图

责任编辑/欧阳雪芹

出版发行/苏州大学出版社

(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)

经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/丹阳教育印刷厂

版次/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/132 千

印张/6.625

印数/1-10000 册

书号/ISBN 7-81090-110-9/I·3

定价/13.5 元



总序

王尧 林建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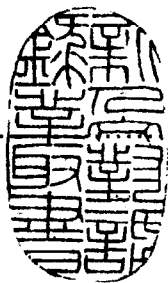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想在“对话的时代”以“新人文对话录丛书”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，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。

20 世纪 90 年代那场未果的“人文精神”讨论，凸显了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。这一分歧，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，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。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，在这样的现实中，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。对中国的、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，一直有仁智之见。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“人文主义”这个词，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的，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，“人文主义”的定义不尽相同。所以，“人文主义”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，看似约定俗成，但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。“人文”就字面而言，中文与西文相仿。《易经》云：“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显然，“人文”的中西涵义有差别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“人文”涵义也有差别。因此，有学者建议不妨把“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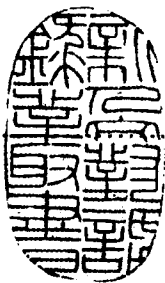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主义”译成“唯人论”或“人学”，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。正因为是“人学”，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。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“人文精神”存在着分歧，对西方“人文主义”也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是不管怎样，“人文知识分子”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，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，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。这样的解释、反省与判断，不仅可以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，思考路径的异同，而且也可以分别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。

因此，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结点，寻找出相同的话题，就像美国的《人文》杂志所希望的那样，“不同学科的写作，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、普遍的思想核心，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”。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，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、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，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，而且过于自信。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、遭遇的问题，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，去思和想。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，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、现实和未来，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，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。也许，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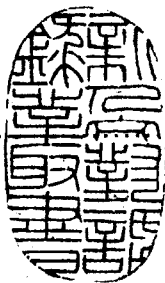
的底线，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出他的立场。掩饰也是一种立场。从这个立场出发，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，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，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，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。“新人文”对话录之“新”，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，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所做工作的期待。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“新人文”这一提法，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，但是它不在“保守主义”和“激进主义”之间徘徊，也撕去了“左翼”和“右翼”的标签。



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，我们（“我们”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）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“人文知识分子”，其实愧对“人文”二字和“人文知识分子”的称谓，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，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，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。事实上，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，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，那么，所谓的“批判”和“创新”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、止步藩篱的教训。所以，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。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，基本上是“人文知识分子”一类。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，几乎都讨论到“知识分子”问题。尽管大家对“知识分子”有大致相同的理解，但都非常谨慎地

使用“知识分子”这一概念。一些朋友不敢轻易地称自己为“知识分子”；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“知识分子”相称，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。由这套丛书的“思想状况”，大致可以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。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，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，在一定意义上，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。西方哲人说过，一些人是发现真理，一些人发表意见。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，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。

这样一点自我认识，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。试图推动对话文体的发展，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。那种面对面的对话，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，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。也许，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，但是，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，因此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。正是在对话之后，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。所以，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，作为主编，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，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，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。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。



目
录

1
创作心路与个人成长过程

49
新历史主义小说

75
“香椿树街”的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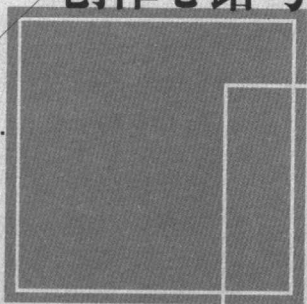
95
南方精神

125
直面现实的作品

183
短篇小说的艺术

199
后记

创作心路与个人成长过程



我觉得一个作家始终在成长，甚至在世俗生活中成长，也始终在修正自己、扩张自己，评论家有时候很难追逐这么复杂的轨迹。

王宏图：苏童，我们首先来谈一下你的创作历程。前些日《中华读书报》转载了评论家王干好多年前写的《苏童传说》，里面提到你曾讲过的一句话，“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后天培养的，这是上苍对我的一种怜惜，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‘过人’之处”。我感觉你是一个成熟得相当早，而且天赋、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作家。法国评论家埃米尔·法盖曾说，除了极少数例外，一个人在30岁以前没好好读过书、没进行观察和思索便开始写作，很可能会缺乏判断力，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文学工匠。而你在30岁以前已写出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，有点类似音乐上的神童。就像你自己所说的，这是上苍对你的怜惜。你自己是这样看的吗？

苏童：上苍会怜惜每一个人，而感恩是我的习惯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在我看来，所谓的成功或失败都是匆忙的结论，人成长的过程很漫长，不到死的那一天，所有的结论都嫌早。说到天赋，我相信天赋、个人能力这类东西，但不迷信它，事实上，一个作家如果始终认识到他有天赋，也就有点可笑。天赋是别人的措辞，依我看，在写作中遇到更多的情况是相反的：怎么写得这么艰难？怎么就写不到你要的那个火候？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，你一点也没有天赋！

我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其实像我那个年龄发表作品的还有余华、格非、北村等等，我们几个都差不多。我们初次发表作品也就是相隔一两年的事情。在1989年发表《妻妾成群》之前，其实没多少人知道我。那个时期的作品，要说有影响的话，也是在评论界和所谓的一个很小的文学

圈子里，所以谈不上是神童，也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。我个人也没有这样的感受。照我自己的感觉，30岁以前写出非常重要的作品的作家可能不是太多，卡夫卡也算一个例外，他的寿命很短。许多作品的价值是在作家死后才被认识、被发掘的。我觉得文学创作能力的喷发在作家身上可能只有两三次，甚至只有一次。所谓的神童，像莫扎特，那是典型的例子，莫扎特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他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时完成的。音乐毕竟跟文学不太一样，因为文学所倾注的东西，要面对比音乐更为严峻的考验。文字的信息太多，文字所能囊括的东西太多了。音乐和文学从艺术特性上看都是时间的艺术，但从创作方法上来说不太好比，没什么可比性。就创作准备而言，其实，我觉得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做文学梦的人，他本身拥有的资本对他的创作来说就够了。我读书最多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，阅读量最多也最疯狂，尤其是虚构小说这一类作品的阅读，那个时候是最多的。开始写作以后，尤其是工作以后牵扯的东西很多，我的阅读反而是有选择的。

王宏图：你是不是觉得到了一定程度不再像二十几岁的时候进行大量的阅读，喜欢的作家会越来越少，经常只是偶尔翻翻以前读过的东西？

苏童：阅读和年龄、心态很有关系，二十多岁的人总是充满野心，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图书馆搬到自己家里，读多少不一定，但是那种贪婪是可爱的。岁月改变人，也改变阅读数量和阅读内容。有个朋友告诉我，他最喜欢读的其实是菜谱！我现在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：许多身边的朋友在25岁前后非常爱好文学，现在那些人都已经40岁左右了，他们的阅读兴趣发生了明显变化。这些当年的文学爱好者中间大多数人对虚构的东西已不再感兴趣，好像是一种觉醒，也好像是衰老的象征。

王宏图：现在，就是年轻人对虚构作品也兴趣淡漠。我发现，学生一般不舍得花钱买小说，他们大多在书店里捧着小说翻看。

苏童：对，他们只是捧着小说站在那儿读读，大概是想找找有没有值得带回家的小说，问题在于那么随意急躁是挑不出真正的好小说来的。我们在学生时代要认真得多。20世纪80年代正好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青春岁月。它的时代特征表现为普遍的文化饥渴，同时非常富有理想主义色彩，功利的东西不像今天这么泛滥成灾。因而文学在当时倒是个社会的热门职业和话题。但要追查它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日常生活非常平凡、单调，不知如何去补充精神生活，因而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字、文学。

我们现在回头来看，目前这么一个社会，这么一个时

代，大量的人抛弃了小说，抛弃了虚构，我觉得确实有它的道理。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最好是一箭双雕，比如，我在阅读的时候，这本书应对我求职、赚钱有用。而大多数读者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中，他会觉得阅读小说是浪费时间、浪费金钱，小说在这个年代的大多数人的眼中沦落为一种消遣，而在 80 年代它的地位却很神圣，笼罩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环。在 80 年代，人们在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、精神生活的时候常常通过小说去实现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会往后看，许多人对掌故类、回忆录类等历史读物的阅读兴趣在增强，就像我身边的这些朋友，他们读的大多是这一类书。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对那些读物绝对不感兴趣。

王宏图：那么现在这种趋势是不是影响到你本人的创作？

苏童：我个人的阅读和我的写作是相互分开的。我的阅读不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。

王宏图：你阅读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考虑到写作，不考虑到对你的写作有什

么直接的用处,而只是在做一种纯粹的阅读?

苏童:应该说经过时间和阅读经验的筛选,仍然会留下一些作家让你非常崇敬,它们是真正的经典,比如说,福克纳就是一个,我几乎每年等着李文俊把他的作品一部部翻译出来。有的作家的作品,你年轻的时候粗粗地读,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师,你觉得阅读他的作品是一种必备的文学素养。但年轻人的阅读往往也是年轻的,常常只是囫囵吞枣,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重新去看,同样的文本会生发出新的意义来,你才会真正发现它的价值。这几年,重读经典著作变成了我的阅读习惯,比如说福楼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卡夫卡的作品。

王宏图:就拿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来说,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部小说有什么妙处。

苏童:你不知道他的精华在哪里,觉得它描写的只是男女感情纠葛、自杀什么的,留下的印象也就是你期望中的非常简单的东西。但当你到了现在这种年龄,到了现在这种心情,你再去读就完全是不同的感受,你会怀疑福楼拜写作的布局是不是中途发生了变化,从正常的结构看,他是不是开始要以包法利先生作为主线的,爱玛嫁给包法利以后她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主线?所以,阅读生活可以是简单的,也可以是复杂的。我主要的阅读还是文学范围内的,另外就是读乱七八糟的东西,就是所谓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阅读,读得很杂、很乱。

王宏图:现在除了文学类书籍之外,你比较感兴趣的书有哪些?

苏童：文学类之外的东西我读得不多，稍多一些的是那类用白话写的历史方面的书，如黄仁宇的著作。我比较喜欢他叙述历史的方式，没有正统观念，笔墨集中，文字不累赘，比较简洁，观点也特别明朗，比如《万历十五年》中对海瑞的看法，海瑞的功过是非，读了令人豁然开朗。黄仁宇是我在文学领域以外比较喜欢的一个人。还有一类是老文人的掌故回忆，文人写文人，最会吊人胃口，无聊的事读起来也有趣。例如，曹聚仁写的那些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人琐事逸事，一小段写一两件小事，每一段一两千字，读起来比较轻松。举个例子，我读到他写郁达夫如何吃醋，有一次他撞见王映霞在旅馆里拆一封信，看见他就慌张地把那封信扔在痰盂里，郁达夫竟然冲过去从痰盂里把那封信捞出来了，那是一封别人写给王映霞的热情洋溢的信。在我以前的阅读经验中，我会觉得这没意思，现在看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很好玩，两个当事人都很可爱。

王宏图：我想问一下，哲学、宗教类的书，在你的阅读生活当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？